

自  
警  
編

二







器量

曹彬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踴。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

自敬言編曰

三二一

志口刊

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官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趙普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爲參政。趙嘗謂人曰。吾嘗



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參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曰。王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領拂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躅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王。且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萊公湏勾吏人行遣。它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且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



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養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養人所廩。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



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且略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



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爲禁兵，旣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



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則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王沂公曾再莅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噐之損失者。完補之。如

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迂。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諾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呂文穆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



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傳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又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踉蹌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或問呂滎陽公希哲。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乃召其卒。答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



此之重也。邇或知之。化基無用。此如言。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云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

洙亦爲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尹洙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一言及劉湜。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



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

尹洙。兄源。字子漸。與洙俱有時名。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名臣傳云。渙即劉滄之兄也。滄嘗訟洙文致其罪。因築水洛城事。而源乃抹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

自警編曰

三十九

如

何暇也。公曰。不尔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



此眞宰相器也。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傳獻簡公堯俞。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

夕致聖猶甲

四十

如

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爲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



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遜齋閑覽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張齊賢爲布衣時。僮有大度。孤貧落魄。嘗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



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涑水記聞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



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  
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  
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  
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  
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  
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  
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正心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修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

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



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或問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湏是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

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汨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姜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箒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



哉。楚武王自憑侮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  
初不爲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  
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  
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  
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  
從之而蕩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  
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  
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  
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溫公嘉謨集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則安。若早夜戚  
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  
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  
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  
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  
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人  
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  
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  
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



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龜山語錄



檢身

滎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少。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自教言編甲

四十九

早成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張子韶曰。子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



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捷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兩句

于子舍屏風。

鄒公浩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夫。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



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家頤語錄云。薄於脩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已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已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已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元城語錄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

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童蒙訓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謂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王文正公曾嘗語曰。昔揚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僞。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徃徃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



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

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



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  
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  
告。置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  
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  
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  
牽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  
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  
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  
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

若苟貪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  
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  
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  
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  
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  
王安石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群牧判官。  
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  
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  
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



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賫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又聞見錄一日仁宗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

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所毀詆云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

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湏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隲



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爲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贓污。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雲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又道護錄云。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四。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



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徃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殺元城者。百計皆不克。必欲致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



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



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胡公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上行。勿欺也。故不可犯。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夫。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

有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哇吟峭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



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徃徃爲小人所欺。柰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邪。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它。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

未嘗與之言及也。

別錄

徐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經。而喜爲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



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曾中。天下之事。雖

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邢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

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胡文恭公宿。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



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爲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同列驚曰：其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瓘，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以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曰：等在這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王洙修經武聖畧。仁宗覽而善之，命呂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畧，欲用學



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具記。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富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奏曰。政府固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其忠直如此。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



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噐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家塾記



操守

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齊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齊爲記。而官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

太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以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



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孔公道輔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誑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以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

彭公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傳時自効。曾文昭公肇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傳獻簡公堯俞。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劉公器之。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贄二公子。瞻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子瞻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思殿。參政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爲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



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老。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頌曰。子容。吾鄉里

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頌笑而不答。

田公錫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王內翰禹偁。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王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為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改。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吏軍政。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神道碑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魏公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皆不悅。獨杜祁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

自學子編甲

二十一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墓誌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云。墓誌



唐介爲御史。以張堯佐因姪女有寵於仁宗。堯佐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上疏論爭。卒奪宣徽景靈兩使。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鼎鑊不避也。介諍愈切。仁宗大怒。貶英州別駕。明日罷彥博。黜吳奎。公怡然南行。絕口不爲人道。當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羨。聳然有立志。後召充言事御史。特遣內侍賈告勅就賜。令乘驛赴朝。公至。不以一語自明。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前。

曾公鞏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



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

劉公恕道原爲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

王介甫

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

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浸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悖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

自警言編甲

七十三

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枏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

以爲剛直之士矣。

十國紀年序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



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厲。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綰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爲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妾。但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且決配而已。驛召問。因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旦果爲太保。

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



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  
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爲鄉曲之  
顯切勿少枉爲時上下也

孫甫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  
吾不得獨私終不爲開門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意而遇事強毅不  
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異其助而抵之乃  
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雋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  
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  
士論以此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  
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張  
公浚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倣五  
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  
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  
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反密以檜意告公  
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庭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  
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張公燾  
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



卧家。秦素厚公。命樓炤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它人。其惟有去耳。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晏公敦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公。以母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晏公敦復平居靜默。似不能言者。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不避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呂趙張秦韓楊輩。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不敬畏。方秦丞相檜在位。聲勢赫赫。附之者立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而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爲公危之。公處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養。至剛至大。有不可屈者。安能若是乎。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



教授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從官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爲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爲諫諍官也

校書郎陳達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爲名言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韓魏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此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爲晚節之規

种放字明逸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



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  
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